



由官學到書院

——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陳雯怡◎著

由官學到書院

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陳雯怡／著

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2004年4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陳 雯 怡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沙 淑 芬
校對 陳 龍 貴
封面設計 王 振 宇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641-X (精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序

這兩年多，是我生命經驗變動極大的一段時間。我暫時離開在史語所三年的研究工作，負笈異鄉，面對一個陌生的新環境，也迎向自己人生嶄新的可能。在這樣的時刻，重讀幾年前的作品，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心情。這是我在台大歷史所的碩士論文，隔著一段時間的距離，一方面可以發現許多不盡令人滿意之處亟待修改，另一方面一些仍有發揮空間的論點，也希望能有機會續加闡明。然而既是求學生活本身的忙碌不容許同時進行舊的工作，也是心境上不斷在所學所聞的刺激中企求發展新的研究領域；書稿在我手中將近兩年，我甚至無暇完成最基本的校稿工作，更遑論進行大規模的修訂。學術工作似乎恆常如此，總是被推著不斷向前，無法停駐。作品便停留在必須結束的那一刻。我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對這個題目做一些反省，但眼前我只能暫時保留它原來不成熟的風貌。

我記得當初一位先生的評審意見曾經提到，這本論文似乎缺乏對書院師友相從、講習燕遊之樂的描繪；這確實是我在寫作時的傾向，我成長、學習過程的知識風向，讓我刻意避免理想化的情感描述，並希望由「分析」來掌握書院的精神與意義。然而這樣的研究取徑並不代表我不相信書院中可能存在的師友情誼以

(2) ① 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及往復切磋中的知識喜悅。事實上，在我個人的成長經驗中，我得到最多的師友的幫助，對這樣的幸運我一直心懷感激，我也一直珍惜思想啓迪與人生成長融合而一的愉悅，我不能在這裡一一向所有的師友致意，而僅能向與我這本論文最直接相關的師友道謝，然而我希望他們知道我記得並且珍惜他們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跡。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指導教授梁庚堯先生，在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梁老師不辭辛勞地仔細修改以及檢查所有的細節，我受益良多。進入宋史的研究領域，是由梁老師引導的，梁老師治學的認真、仔細，也一直是我努力的榜樣。謝謝我的另外兩位口試委員黃寬重先生及黃進興先生給我的批評與指導。黃寬重老師同時是我的另一位宋史啓蒙老師，除了知識的傳授外他也一直關心、指引我的學術發展方向。謝謝杜正勝老師，這本論文是由他推薦給聯經的，大學時期上杜老師的課，在我初習史的階段給我非常重要的啓發。

我也要特別謝謝王鴻泰學長，初稿是他花了很大力氣修改的，在與他討論的過程中，一些概念也才逐漸釐清，如果沒有他的批評，許多想法不會激盪出來。

最後，我希望能將這本書獻給我的父母：陳哲義先生，陳葉美智女士。他們對子女無盡的愛與永遠的支持，是我們姊妹在面對世界時最穩固、堅實的人生基礎。

陳雯怡

於美國麻州劍橋

目次

序	(1)
第一章 導論	1
第二章 「新」教育模式的完成與傳布	27
第一節 南宋「書院復興運動」之初起	28
第二節 書院教育的理念與傳布——以學規為中心	56
第三章 「書院復興運動」的開展	107
第一節 私學傳統的延續——私人講學書院之興盛及其 意義	108
第二節 地方教化與書院的紀念性質——官立書院的發 展和表現形式	125
第三節 南宋後期書院發展的高峰及其性質的變化—— 兼論「書院官學化」的問題	155

(4) ⊙ 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

第四章 南宋書院的形式與特質	197
第一節 天理民彝之寄？——講學式書院與科舉的關係	197
第二節 書院的內容與表現形式	233
第三節 佐學校之不及——由教育結構看南宋書院的特 質與意義	269
第五章 科舉社會、士人文化與宋代書院	291
第一節 士人階層及其生活模式——教育參與者和教育 的社會意義	292
第二節 科舉社會中士人文化價值的轉變——書院理想 在宋代社會完成的意義	339
第六章 結論：從庠序賓興到書院教養——兩宋教育理 想的轉變	389
理想的提出——從兩宋教育轉變的脈絡觀察	389
理想的落實——教育理念的「制度化」	393
理想在現實中的表現——科舉社會與教育普及	396
理想在宋代出現的意義——士人與道統	397
理想的延續——書院成爲「私學理想」的象徵	399
參考文獻	401

第一章 導 論

問題的提出

「書院」之名起於唐代，原為修書、藏書的機構，後來卻演變為具有教學、研究功能的組織，而形成中國教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私學」制度。

「私學」的本質只是私人進行的教育活動，但因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知識分子的「道」也都是「務為治者」¹，終極目標在於人間秩序的建立，而教育是知識分子傳遞知識（道）的行為，並可能寓含著教化社會的意義，所以，「私」人教育因其非官方的性質，便可能觸及是否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思慮，與政治相輔相成或對立抗衡的問題。「『官』、『師』分離」的論述方式，最能表現教育（「師」）在政治——學術交會中的位置。因此，私學在中國歷史中的意涵，向來與道的價值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相連結，而表現為「以道自任」、

1 《史記會注考證》卷130，頁7。

「獨立講學」的傳統。這種私學傳統甚至可與政治權力分庭抗禮，以道為根據，在政治權力（「治」）之外，對之進行反省、批判，並獨立負起教化天下的理想（「教」）。也就是說，私人教學雖然本來只是一種知識傳授的行為，卻因為學術與政治（「道」與「勢」）、知識分子與統治者（「士」與君王）相互依違的關係，具有單純教育活動之外更高的理想價值，而形成一種蘊含道之尊嚴的「私學理想」。

「書院」實際上原也僅是一種私人教學的場所，而其發展過程中，有時是簡單的私學，有時又是官立的機構；有時得到皇帝的支持，有時又變成政府禁毀的對象；有時是知識分子退隱的「山林」，有時又成為知識分子批判抗議的基地。儘管在現實中有眾多截然不同的表現，但「書院」在理念上卻一直被視為「私學理想」的象徵。書院兼具教學與研究之功能、講明義理之精神、以及開放自由之學風的理想形象，使其成為知識分子寄託「道」的場域，以此涉入歷史現實中的不同領域，因此其歷史意義也往往超於教育之外，而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書院之名不始於宋代，書院具有教學功能也不始於宋代，但賦予書院上述理想性格的發展，卻是在宋代奠定的。也可以說，「真正」的「書院」意象，是在宋代形成的。書院制度在宋代發展成熟，後世書院的性格及發展的可能性，在宋代書院所立下的規模和所具有的性質中都可略見端倪。換言之，宋代雖然不是書院產生的「最初」，卻是書院性格的「開端」，書院在歷史中所具有的意義，其源頭必須從宋代書院的發展來理解。所以，本書選擇宋代書院作為探討範圍，希望由此探測出書院這種「私學理想」，如何具體地在歷史現實的發展中成形。

就宋代歷史而言，書院的發展，其實是政治、社會與文化三方面的交集點。

宋代被認為是中國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²。門閥的衰微是政治、社會性質轉變的一條主線，宋代科舉制度的成熟、完密，正是與此相適應。科舉制度成為宋代最主要的取士制度，在「以文治天下」的國策下，確立了宋代的文官體制；並因進士及第的豐厚報酬，追求功名成為整個社會的最高價值；科舉考試的內容與風尚，也與宋代的學術、士風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可以說，科舉在政治、社會、文化上支配了整個宋代的發展。宋代教育正是在此一脈絡下發展，而書院就在宋代社會中，站在一個極特殊的位置上，扮演一個與科舉文化相抗又相容的角色。

北宋初年，書院因應科舉取士制度向社會開放，使之產生教育需求而地方卻「無所於學」的情勢，以「鄉黨之學」的姿態興起；南宋書院再興，卻是以反學校科舉之教為標的。南宋的書院理想是對科舉文化進行批判，提倡另一種教育理念、學術思想和人生價值，而與科舉所提供的強勢價值觀相抗衡。它所強調的理想雖沒有真正取代科舉價值，卻也建立了一個實際的典範，對知識分子的理念產生極大的影響，豐富了整個社會（包括往後的世

2 參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宮崎市定〈東洋的近世〉，皆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關於宋代究竟是中世或近世的開始，日本學者的爭論可參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第一篇第三節〈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事實上，所謂「唐宋變革」是一個較長的轉變時期，包含相當多時間不一致的變化內容，如錢穆《國史大綱》三十八至四十一章，討論了自唐至明經濟、文化、學術各方面的社會變化。

代)文化的價值取徑。正是在書院與科舉文化相抗衡的這一點上，樹立了後世對書院「私學理想」的概念。

但是，在現實中，書院並未以如此抽象、純粹的形貌出現，北宋因應科舉教育需求的書院作用在南宋仍然延續，南宋的書院理想也未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書院的真實面貌必須回到科舉與教育的關係中來理解。

宋代教育發展與科舉制度之間，存在著一種極複雜的糾結關係，教育既是因應科舉的需求，又不斷對科舉進行反省，甚至企圖取代，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教育的作用與意義得到充分的思量，因而產生豐富的教育理念，並經由實踐理念的嘗試，確立了一些教育形式的規模，而奠定了以後傳統中國教育形態的基本格局。同時，因為科舉與宋代教育的密切關聯，也使得教育與宋代政治、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書院作為教育的形式之一，其理想之出現、理念之成形，以及在現實中的發展，便是在宋代此種教育脈絡中具體展開。

兩宋教育發展的大趨勢，簡單來說，即是由官學到書院的轉變。北宋時期教育發展的動力，是出於對科舉取士的反省，依循「教本於學校，士察於鄉里」的教育理想，試圖以學校選士來代替科舉取士，其發展的重心則在官學。南宋時期書院理想對官學、科舉的批判，即是放棄以教育兼具養士、選士之責的嘗試，承認科舉在取士上的功能性作用，轉而致力於實際的教養工作。這是一種教育理想與教育發展重心的轉移。書院在現實上對科舉制度的承認，與理念上對科舉學風的批判，便造成書院在現實社會上複雜多變、甚至自相矛盾的表現。所以，無論書院是配合科舉或是批判科舉，都是在科舉社會的底層上發展出來，並且必須

納在兩宋教育轉變的趨勢下，才能得到真實的理解。

片面地強調書院的理想形象，並無助於歷史真實的了解，只有在現實表現中，才能掌握書院的具體面貌與真實精神。宋代書院的發展，可以說就是「私學理想」在歷史現實中複雜的開展過程，對此複雜過程進行親切的考察，理解宋代書院的實貌，以及此種理想在現實中如何存在、如何轉化、又如何保留，正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課題。本書嘗試藉由宋代教育由官學到書院之轉變的研究，希望能理解其在教育、社會和歷史上的真實意義，掌握中國教育史的轉折性發展與此後千年傳統教育的特性，以及從書院教育所反映的宋代歷史現象和歷史特質。

研究回顧

書院是中國傳統教育中的一大特色，書院教育制度的真正形態則確立於宋代；另一方面，書院在宋代教育和社會中，涉及的面相很廣，在一些主題上，並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因此，書院研究可以說是宋代教育史中極重要的主題。

雖然如此，檢視現有的作品，關於宋代書院的專門研究，比起對明清書院的認識，卻是相對地不足。這一方面是受到史料的限制，宋代書院資訊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比起明清遜色很多，下文討論研究文獻的部分將再加以說明。另一方面，研究本身的趨向也造成了影響。綜觀整個宋代書院史的研究，其所表現的特色，可以分三點來談：第一，專門針對宋代書院的詳細研究很少，多半仍是合觀歷代書院史的通論性作品。細部的研究仍然不夠，並且容易被後代的表現掩蓋住宋代的真實內容。第二，一些

較有分量、較有影響力的書院研究，多是較早期的作品，一直到近年才再有新的重要研究成果產生。換言之，書院研究出現了數十年的斷層。第三，書院的研究取徑一直沿襲著類同的形式，這使得對書院的認識不容易有層次上的突破。新的問題意識不足，從而局限於一些既有的觀點。

下面將分四個部分，較仔細地檢視宋代書院研究的既有成果。一是1949年以前的早期書院研究，二是台灣部分，三是大陸部分，四是西方漢學部分。

一、早期的書院研究

早期的書院研究，最重要而一直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主要有兩篇：曹松葉的〈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以及盛朗西的《中國書院制度》。這兩篇作品分別開創了兩種為後來研究者承襲的研究方法。

民國十八、十九年曹松葉發表的〈宋元明清書院概況〉，是以統計方法來作研究，運用的史料範圍也相當廣泛。他從地方志中收集了三百九十七所書院，將之分成創設、興復、改造三類，以省份及皇帝年號為地域與時間的劃分標準，分別統計其數目與百分比。他統計的結果是：空間上，長江流域的江西省是當時書院最多的地方；時間上，南宋書院比北宋盛，而又以理宗朝為最盛。作者再統計出創設人物表，發現以民力最多，佔百分之五十，興復改造則官力超過民力，因而得出結論，認為宋代書院，經始多由於士民，後來得到官力的贊助，所以稱宋代書院為官私合辦時期。又從其統計中顯示，江西書院最多，亦是民力最盛之處，作者指出朱熹修白鹿洞書院，使遠近聞風興起，由此論斷江

西是宋代書院發生原動力的地方。作者除了用同樣的方式繼續統計元明清各代的情況外，最後又綜合比較宋元明清之異同，顯現出一些很有意義的變化。例如明清以後官力就遠遠超過了民力，南方珠江流域的書院大幅地增加，以及四代書院毀亡的原因都是以廢圮最多，兵災次之等等。這些扎實的結論，至今仍然非常有價值，五十年後章柳泉《中國書院史話》中討論書院的演變，就是以這篇文章為基礎來分析的。

這篇文章開啓了以統計來研究書院的方式，並且在統計項目上分別得頗為細密，進行了相當完整的分析。統計數字的主要作用是在於呈顯書院發展的大趨勢，作者透過各朝代的分析以及歷代間的比較，大致把統計所能呈顯的趨勢都談到了。另外，作者也注意到了書院規模無法分別的問題，這是此種統計數字在研究上的局限。且統計分析必須配合書院內容的討論，此篇據作者所言，原為其《書院制史略》的一章，但該書未見，不知其詳。後來的研究一再延續著同樣的方式來統計，由於資料日多，雖然在書院的總數上大為增加，但在內容分析上卻沒有進展，未能提出不同的結論或超越原有研究層次的分析，對於統計的作用與限制也缺乏自覺地檢討。簡單地說，書院的統計數字只能顯示一個大概的趨勢，最初做一統計，對了解書院的發展趨勢，自有其意義與價值。但由於書院界定的不明確性，以及書院內容的不固定性，繼續統計出更高的數目，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也無法對書院的實質內容作出更清晰的說明。因此，以統計所得的結論而言，這篇文章仍是目前最值得參考的作品。

常被引用的另一本較早著作是民國二十三年盛朗西的《中國書院制度》。其中，第二章〈宋之書院〉介紹宋代的各個書院，

以及書院此一教育組織的名稱、制度、功用、精神等諸項內容。作為一本介紹書院內容的開山之作，這本書寫得相當簡明扼要，且能勾勒出宋代書院的精神。配合曹松葉的文章，可以代表早期的研究成果，此成果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未被超越。至今若想簡要地對宋代書院有一初步認識，這兩篇作品仍可作為窺其大要的選擇。

盛朗西之作最具影響的地方是，在研究方法上，開啓了大量引述書院史料的作法。先以大字說明其要旨，底下以小字條列各項相關的資料，其中還包括一一敘述作者所能收集到的各個書院的情形。其性質接近史料彙編，只有初步的整理。而盛朗西所使用的史料，也僅是以最基本的《宋元學案》、《宋史》、《玉海》、《續通考》等書為主。這種方法的好處是，將許多零散而簡單的單條資料匯聚在一起，使複雜多變、並無一定的書院制度能夠呈顯出一個大概的樣態。這種作法顯示出書院主題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因應此一特殊性而採取的方式。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由於史料有限，只能拼湊各處零散的資料，卻無法分辨該項內容的時間性和普遍性。因此，在時間上，是以整個宋代為單位，而缺乏對內在變化的辨析。在書院制度的敘述上，也是描繪出一個籠統的書院整體，而無法判明個別歧異的情形。所以，其作品所呈顯出來的，是一個靜態的整體；只能描摹書院的各種風貌，卻無法為每一項內容找到位置，而說明其原因。姑不論因其片面性所造成的錯誤，就已知的部分而言，對書院的認識也僅停留在相當表面的層次。後來的研究者雖然在史料上遠為豐富，因而有比較細膩的討論，但在論述時卻無法突破這些方法上的限制，因此造成書院研究的瓶頸。

書院研究的承襲，除了上述研究方法的繼續援用外，還可以從後來的作品多參考前人研究的說法再斷以己意看出來。比起其他如官學制度等領域的研究，書院研究在這方面的表現確實較為明顯，呈現出一個有明確繼承性的研究史。但是，如前所述，舊方法的援用，只在史料補充上有所進展，卻未能針對這種研究方法進行反省、改善；對前人說法的參考，也只是直接引用，或稍作補充，而未能加以有效的檢討。因此，這種因循的結果，造成研究成果一直未能突破早期的層次。

二、臺灣的書院研究

臺灣部分，斷斷續續有一些研究作品出現，但僅為個別的研究，而缺乏相關的聯繫整合；同時，研究者個人在此一領域也沒有持續性的研究。所以，整體而言，可說是相當地零散，並沒有形成一個共同的課題和研究的風氣，也缺乏累積性的成績。

民國五十二年孫彥民在政大教育研究所的論文《宋代書院制度研究》，基本上便是運用上述兩種方式來寫作。全書將近一半的篇幅，是作者抄錄從各方志、文集、史書收集得到的379所書院的簡史，亦即將盛朗西的作法擴大規模，條列了更多書院；而作者在論述書院的起源、目的、制度組織、課程、師生與影響等內容時，同樣大量引證各項原始資料。另外，也沿用曹松葉的方式，做了關於地域、時代簡單的統計。作者的研究動機之一是認為過去的研究過於簡略，而這本書的貢獻主要也就在於詳細的資料匯集，分析討論則略顯不足。不過，因為這本書是較早以宋代書院為主的專題研究，且資料相當豐富，因此，後來的研究，無論各地，都可看到將此書列為基本的參考書的例子。

民國六十年代，葉鴻灑的兩篇論文，〈論宋代書院制度之產生及其影響〉和〈宋代書院教育之特色及其組織〉，相當完整地一一敘述了書院制度的起源，書院在宋初興起、神宗後中衰、南宋再興乃至理宗時極盛的發展過程，書院對教育、學術、社會和後世各方面的影響，書院自由教學和注重德行的教育特色，以及組織與經費等等這些一般書院研究會觸及的項目，可以藉此對書院有一概略的認識。但這樣的通論性作品，比起四十年前盛朗西的研究結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突破。

另一本研究宋代書院的專書是吳萬居的《宋代書院與宋代學術之關係》，民國八十年出版。作者指出過去的作品多偏向書院制度本身的研究，罕及書院精神之探索，因此這本書在簡單舉例說明書院制度之緣起、發展和宋代書院興盛之原因及功能後，便著力於書院的教育宗旨、內涵、精神特色，以及與宋代學術的關係。作者的立意雖佳，不過，討論的方式稍嫌空泛，幾乎只是將宋代的學術史與書院直接牽上因果關係而已，在實際寫作上，對於學術思想的內容申論很多，而對書院如何造成影響，卻往往一筆帶過。這種把書院史講成思想史或理學史的現象，恐怕是現在研究書院精神、教育內容等部分時最大的問題。如大陸章柳泉《中國書院史話》在介紹書院傳授的思想內容的演變時，大部分也是在敘述從宋代的朱學、陸學、浙學到清代漢學的變化。另如大陸楊布生、彭定國編著的《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第三章〈中國書院與學術研究〉，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事功實學，也是以思想介紹為多。書院與學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探討而仍極待開發的課題，但進行研究時，比較切題的作法，還是應該設法勾勒出與書院產生實際關聯或影響的具體線索，才